

2016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随想

2017-03-15 14:38:27

我不擅长玩，所以没有精彩的游记可写。我大约是那种木木的理科生，加之观察事物很难跳出斗升小民的心态，所以也不敢贸然写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篇小结可能更多是一些流水的记事。它们中的大部分没什么趣味，但也许之后去NUS交流的同学会找到一些可参考之处呢？抱着这种心态，我就都写下来了。

我也很希望自己能讲出为什么要出国交流或者为什么选择NUS。（关于后一个问题，NUS工学院的一个老师在交流生迎新会上说：你们口口声声说是因为学校排名文化氛围之类，但我看很可能是因为想来东南亚旅游）。然而我苦思冥想很久之后，意识到自己在申请出国交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当时更多抱着一种趁年轻机会成本低时出去看看的想法。更好的说法可以引用之后一个行前讲座上主讲老师的话：很多人初去交流的时候想法是：可以拿一封推荐信或者至少可以在简历上加上漂亮的一行。但最后这次经历总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甚至是改变人生的效应。不知道这么讲会不会被解为无脑浪漫情怀，然而这是最接近我当时想法的表述。新加坡前 回头看的话，申请的过程当然没有写的必要。但我隐约记得自己交流之前一直很希望能有人帮我解释一下申请的流程，所以现在就把申请的流程写一写吧。离申请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一些流程不能记得很确切，但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校内的申请，因为当时是第二轮申请所以只需要递交申请材料不安排面试。校内选拔的名单公布之后需要在对方学校的网站上进行申请。再之后对方学校会电邮发送offer并指导签证办理、住宿申请、选课等事。之后在复旦要完成一系列审批程序，包括休学和出境申报，现在还隐隐记得当时面对休学表交流协议教学安排表出境申请表上一栏栏签章的恐惧。关于签证：在到达新加坡之前不用办理签证，NUS会协助交换生从ICA取得IPA作为临时的过境凭证，学生签证是在到达学校以后办理的。关于选课：在网申阶段可以自选十门课，网申结果出来时会保证至少有三门（因为12学分是办理学生签证的前体），到校之后还有一轮选课的机会，如果这一轮仍没有选上想要的课可以在获取开课院系签章后向教务处申请加课。因为交换生是没有专业属性的，所以在选课上不受院系的限制很少（除了法学医学商科的一些课程），所以这门课在交换生课表上有且学生满足先修课程条件则都可以自由选。关于住宿：申请结果出来时NUS方面表示校内住宿不能满足需求，所以当时我们同去的同学都寻觅了学校附近的组屋或者学生公寓。最后在复旦外事处的帮助下NUS终于在临行前两周左右同意把我们分配到Ridge View Residence (RVR)。听说2017春NUS交流的同学也遇上了相似的情况，所以当NUS电邮通知不安排住宿时，是否一定要立刻找校外住宿（并付定金）是可以考虑的。关于电话和网络：机场可以买电话卡，宿舍有有线网，校园里无线网全覆盖（其中eduroam的账号和密码和在复旦的是一样的）。在新加坡

一些零碎的印象：关于天气：在机场向学校去的的士上就发觉新加坡明媚出奇，太阳下什么都变得很清楚，我甚至有了自己近视度数下降了错觉。一些本地学生和老学生会吐槽说新加坡只有两种天气：热和更热。在室外走的确只需要T-恤和短裤就行了，但我个人感觉最热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上海夏天的炙烤感。几乎隔几天就会下一场大雨，来的快去得快，势头很凶。关于语言：诚实地说，新加坡不是一个促使自己说英语好地方。首先在很多场合（在机场买电话卡时在食堂点餐时甚至和同学闲聊时）很难抵制说中文的诱惑，更不用说有时对方看看你的面相上来直接和你讲中文（有一次我在校外要一份Julian Kachang，营业员一脸怪笑问我为什么不直接说“榴莲沙冰”）。课程自然是完全英文的，不过适应Singlish的发音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关于交通：NUS学校很大，但内部有校巴，所以也很少见有人骑车。在校外看见骑车的也不多。出门主要靠地铁和公交车。新加坡的公交车上车须招手，下车须按铃，而且没有报站，所以坐公交车最好自备谷歌地图或者认路的同学。关于峻法：说出来可能好笑，去新加坡之前我一直很担心自己因为一不小心闯了红绿灯或者类似的时而被拉去抽几鞭子。最后当然发现自己多虑了。这里当然不是鼓励闯红灯，只是说新加坡的法律可能没有传说的那么严厉。尽管在始业教育的时候学校方面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新加坡的法律，但一学期下来有也没发现身边有什么不小心犯法的例子。

关于闲聊：这一点就很惭愧了。在复旦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擅长搭话的人，我原本以为换了个环境之后我可以摆脱原来的习性而愉快地谈笑风生的，但事实是我天真了。多数本地学生的性格和国内学生是有些相像，说不太上害羞但比较含蓄，较少主动搭话，搭话后谈话也一般止于谈天气。所以如果原先就不是一个不善闲聊的人，到了NUS可能仍然是一个不善闲聊的人。这里想说的是，如果抱着在新环境里获得新性格的想法大约是要落空的。在NUS我选了下面四门课。虽然课程的内容不能算很硬核，但上课的过程仍然有一种愉快的充实感。一般学生一学期会修五门课，学霸一学期会修六门课，而一学期修七门课，据一个同学说：“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想想在复旦每学期大家至少都会修十门以上，我听了以后只能尴尬地笑。不过上课少了，相应一门课需要的准备时间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居然隐隐约约有了一种自己真的在很严肃地学习的愉快心情（不是反讽）。到了期末复习的时候居然也发觉平时的内容都记得大半。

ST2334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ST2334是一节翻转课堂。讲座会录成视频上传到NUS的在线教育平台IVLE上（有些像复旦的eLearning），此外每隔一周会安排一节习题课和一节讨论课。内容也就是概率数统的常规内容。我原本以为这节课会很硬且干，会像大一的时候上高数那样上课面对定理下课面对习题，但是上课后发现这门课出人意料地平易近人。也许是因为两百多人的大课也没法上的很硬和干吧。授课老师D.C.倒是经常在强调不要太执具体数字（比如25percentile精确的定义是什么之类就属于末节），因为统计的本意无非实在数据中找出规律。对这门课的另一个印象是老师极端细心，比如lecture notes准备了四种不同的排版以应对有不同打印习惯的同学，比如即便学生数量攀达，但在讨论课上他仍然能认出很多人。

BN3301 Introduction to Biomaterials 课程的内容大概分成三块：陶瓷生物材料，高分子生物材料，生物材料与生物体的相互作用（兼谈金属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BN3301的学生一半从材料工程专业来，一半从生物医用工程专业来。为了调和两边学生专业知识上的区别，这门课的大部分专题都会从最基础的部分讲起（比如高分子生物材料就会从“什么是高分子”讲起）。一方面这样照顾到了所有学生，但另一方面由于讲座时间有限，最后整节课的内容稍稍有些像科普。比如最后一部分的老师M.M.在开课之前就告诉我们他这一部分只要上课能理解之后不复习也没关系。比如我往往遇上这种情况：一道讨论题目，在翻了那么多教科书和其他文献，发觉困难，然而到了课堂上，老师却给出一个显而易见的泛泛的答案。这门课配了两个教学实验，一个是关于蛋白质在材料表面的吸附的，另一个是关于高分子微球的制备的。总的说实验比较容易，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实验课上黑板上的操作指南过分具体了一点

（比如会具体到：请把蓝色瓶子里的液体导入红色瓶子里并摇匀，最后放进黑色仪器中按下左数第三个按钮并等两分钟），这是即便我对实验的原理一无所知也能把实验做下来。类似的感觉在MLE3102上也出现了，在一次关于PVC降解的教学实验上，助教甚至帮我们直接做掉了样品中抗氧化剂的提取的步骤（可能是不希望学生接触氯仿），于是几个学生穿着实验服戴着护目镜在边上站了一节实验课，唯一做的操作是把保鲜膜剪成小圆片样品。我不知道这两门课的教学实验情况是不是特例。

CM3252 Polymer chemistry CM3252是我在NUS交流的唯一一节专业课。没有选到其他专业课主要又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像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这样的小专业不是每个学校都会开，所以像“高分子工艺制图”这样的可大多数学校根本不会有。另一方面是，即便是同样的授课内容，不同的学校会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比如复旦的物理化学分成三学期上，而NUS的物理化学分成两个学期上（而且NUS的Physical Chemistry 1内容近于复旦的普通化学，Physical Chemistry 2近于复旦的谱学导论）。CM3252分两个部分，前半学期主要讲授高分子的合成方法，后半学期主要讲授一些高分子物理的内容以及一些高分子的物理性质的表征方法。这门课印象最深的是，考试的时候居然给出了所有需要用的公式。可能不仅免去了学生背公式的苦役也促使学生更加专注需要理解而不是记忆的内容吧（大一学物理的时候，教授曾感慨：我上的是物理学，而你们硬生生上成了公式学）。

MLE3102 Material Failure and Degredation 我最初选MLE3102的时候天真的以为这门课应该会讲很多高分子的内容。然而最后发现几乎所有的讲座都是关于金属腐蚀的。所以有时候看了课程描述还不足以知道这门课的样貌，最好能找到一份讲座大纲。最后尽管我没学过电化学对金属也一窍不通，也还是硬着头皮上去了。授课老师D.B.是个蛮可爱的人，经常上课讲段子，讲了段子经常台下没还有反应，最后只好失落地继续讲课。这门课有两个讨论时间段，大部分人都去了第一个时间段，我去了第二个时间段。每次去讨论课到的人都不超过三个。有一个法国女同学在三个之中，而且我们都在另一门课BN3301上。所以我有了一个搭话的借口。（这也是我在NUS唯一的一次成功搭话吧。）之后考前有时会一起复习，我们两个人英语都蛮蹩脚的，但居然能互相交流题目吐槽川普，也是蛮奇怪的。此外，这节课让我认识到拖延症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原以为在NUS大约会被同学催着赶小组报告吧。结果最后我自己竟成了那个催着赶小组报告的人。所以，最后，真的有像我预想中的那样在交流期间发生什么出乎意料甚至改变人生的事么？似乎是没有的。这大约也有点出乎意料吧。